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守二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守三

明本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

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遷之洽聞旁綜幽隱
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
也實源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
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
人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遽也固誠
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
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又於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

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
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
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
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今古能仰觀
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
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
喬之式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瞽說聞有居
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
小道耳不足筭也嗟乎所謂抱螢燭於環堵
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煇爛侶鮪鰕於跡水之

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

中三

二

少少不勝衆其來久矣是以中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為貴多者為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泄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磧無量而珠璧甚甚鴻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

盈藪而虬龍希覲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爲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寤其祆頽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壘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

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
衰也則叔代馳騫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
為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奸繁黎庶怨
於下皇靈怒於上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
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飄槽積尸築

守三

三

京或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
池逾深而梯逾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
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織羅密
而羽禽躁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
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

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拔
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喪而儒
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
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
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
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
答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明信道者則勤
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
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曾也是以真人徐
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雕僞

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
好爲訛毀謂真正爲妖訛以神仙爲誕妄或
曰惑衆或曰亂羣是以上士恥居其中也昔
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覩幾
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醴

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況
乎明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
淵竭池漉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
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蕙
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

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翻爾藏軌於玄漠
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
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淨也夫入九
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誼譁而
合污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

守三

四

尤忌利口之愚人忌凡俗之聞見明靈爲之
不降仙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
有淺見毀之有司加之罪福或有親舊之往
來牽之以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
是鼠矣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岫豈不有以

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
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爲仙藥已成未欲昇
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
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
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
之中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
問曰道之爲源本儒之爲末流旣聞命矣今
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
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術輕身重命
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

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逸貴杜遏
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
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
正以禳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
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

守三

五

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
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無為也善自修以成
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
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
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而無悶此所以為百

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汙隆末之變也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獠於林麓之間魁然流檟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答曰摛華騁艷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疇昔之所饜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

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
愛之謂邪又陳梗槩粗抗一隅夫體道以正
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既治世致
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
子既兼綜理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為滅

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歎未聞有疵毀之
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
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
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僥
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

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囂崇飾惡言誣詰
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覩駿馬之過隙也涉
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
翅以凌陽侯之波猶蠃力鴛質以涉昫一作
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嘍嘍守於

守三

六

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
光鼓腹以奮電靈不亦蔽乎蓋登旋璣之眇
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鷦
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
者蒙蒙亦如子耳旣觀奧秘之弘修而恨離

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
猶可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
言又多不書登壇歎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
雖裂地連城金壁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
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
知根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
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或作枝桐聽鈞天
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携乃松羨於倒景之表入
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當侶狐貉而偶猿
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遙虹霓

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
為戚也犧脂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為樂孰與
逸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圻偶而多福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守三

七



